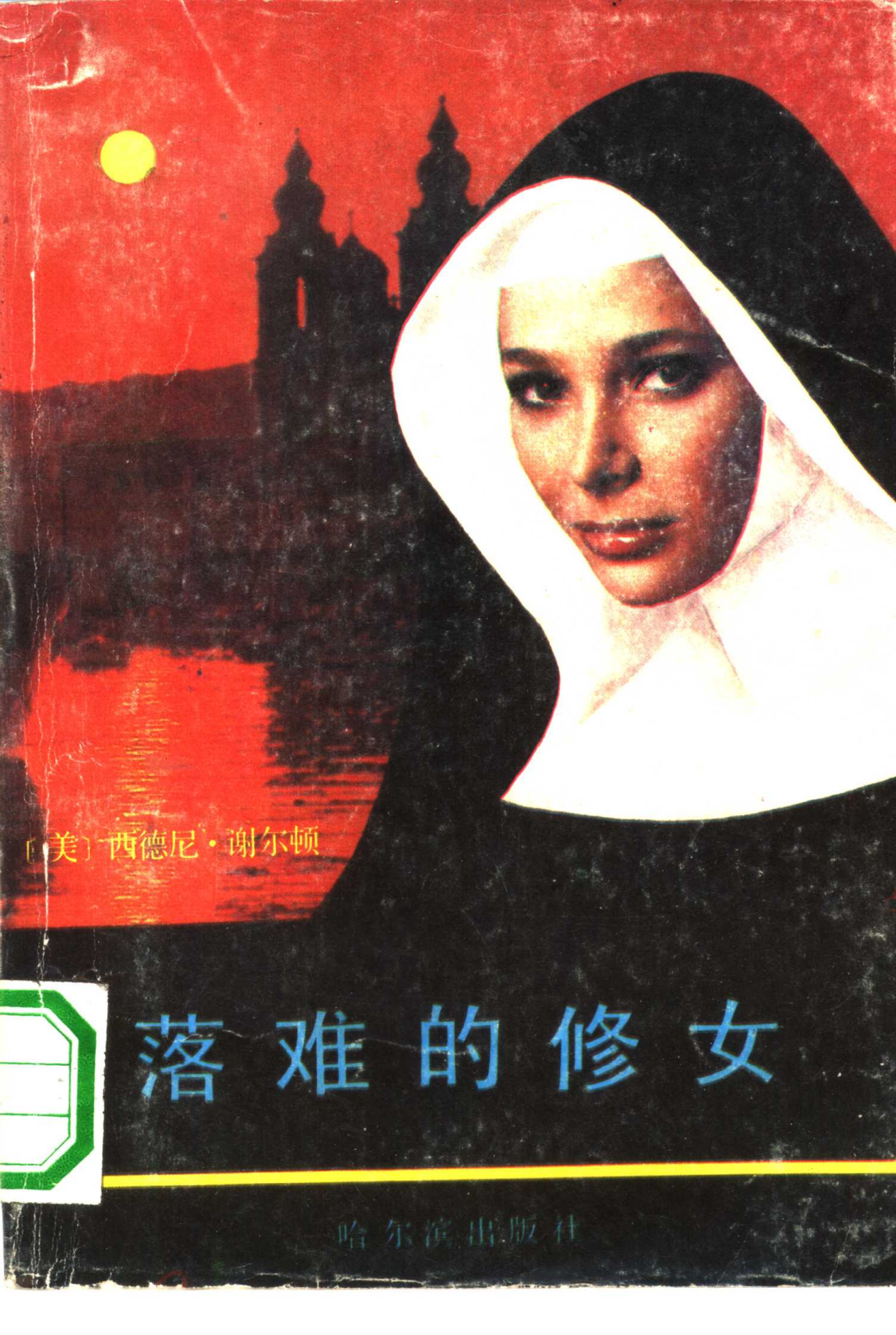




〔美〕西德尼·谢尔顿

落难的修女

哈尔滨出版社

落 难 的 修 女

据美国 William Mossow & Compony Inc.1988 年版译出

作者：〔美〕西德尼·谢尔顿

译者：海峰 殿君

洪波 崇明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春 茂

封面设计：王松引

落难的修女

luo nan de xiu nü

〔美〕西德尼·谢尔顿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7/16 字数 280 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57-081-7/I·42

定价：4.30元

主要人物表

露西娅：四修女之一，来自意大利。

梅甘：四修女之一，来自美国。

格列谢拉：四修女之一，西班牙人。

特雷莎：四修女之一，来自法国。

海梅·米罗：巴斯克“埃塔”组织领袖。

费利克斯·卡皮奥：巴斯克“埃塔”组织成员。

鲁维奥·阿萨诺：巴斯克“埃塔”组织成员。

里卡多·米拉多：巴斯克“埃塔”组织成员。

安伯罗·希罗恩：原巴斯克“埃塔”组织成员，后
叛变组织，向政府投降。

拉蒙·阿科卡：上校，西班牙“特别行动团”头领。

艾伦·斯科特：美国斯科特公司董事长。

安赫洛·卡米内：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头目。

“死了的就没必要再站起来了。”

“他们现在已化为泥土，再也不能被征服了，因为泥土是永存的，而一切暴政却都如过眼烟云。光荣的死者已获得了不朽，而只有死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的。”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

伟大的一生令人冥想，
我们都能使一生壮丽，
并且在离去时，
在时间的流沙上，
留下自己的踪迹。

——朗费里《生之礼赞》

作 者 的 话

这本书只不过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在那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国度，既有吉卜赛人的翩翩起舞，又有堂吉诃德式的狂热风潮。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妙龄少女，头上别着精致的玳瑁发梳，她们便是世界著名的女郎。这就是那块被称为托尔吉马达的西班牙国土。一提起这块土地，人们便记起了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法庭，还有西班牙历史上那场残酷的内战。在这场共和党人同反叛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西班牙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权力的争夺而丧生。仅一九三六年二月至六月间，就发生了二百六十九起谋杀案。在这期间，每月都有一千个共和党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民族主义者杀害。另外，有一百六十座教堂在熊熊的战火中化为灰烬，修女们则被迫离开了她们日夜依存的修道院，重新来到了尘世，正如西蒙公爵描绘教会与西班牙政府之间早期冲突时写的那样“这些往日圣洁的修女，似乎变成了妓院的妓女。”新闻机构也被迫纷纷关闭，整个国土上，暴乱象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最后，这场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叛军的胜利而告终。在佛朗哥执政期间及其死后，西班牙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君主制国家。

从一九三六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九年的这场西班牙内战，本可以就此结束了。但是，西班牙内部两派的斗争是绝

不会就此平息的，因为结怨的根源远未消除。今天，另一场战争的烈火重新在西班牙燃起，这就是巴斯克人为恢复他们在共和国时期的自由和主权而进行的游击战争。他们的自由和主权是在佛朗哥当政时期丧失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交战的双方动用了各种炸弹，而为了获得军火来源，他们则不惜抢劫银行，进行暗杀活动。就这样，整个文明的国度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人民为之饱受了战争的磨难。

“埃塔”是巴斯克游击运动的一个地下组织。当它的一名成员因警方毒打而死于马德里一家医院的消息传开后，一场全国性的骚乱便从此开始了。这场骚乱导致了西班牙警察局长的辞职，另外，一起辞职的还有五位负责安全的官员和两百多名高级警官。

一九八六年，巴斯克人在巴塞罗那公开焚烧了一面西班牙国旗，而在潘普洛那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同警方之间的多次冲突，吓得成千上万的人逃离了那个城市。最后，冲突波及到了西班牙的各个角落，进而影响了西班牙政局的稳定。迫不得已，准军事性质的西班牙警方便开始以牙还牙，采用暴力，企图就此平息巴斯克人的叛乱。他们几乎焚烧了巴斯克人的所有房屋和店铺，无数巴斯克人死于他们的枪下。然而，冲突中的暴乱和恐怖却远非如此，它是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一次。

这本书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然而……

第一章

西班牙 潘普洛那城 1976 年

如果计划出现失误的话，那我们就都得完蛋了。他最后又一次把计划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反复考虑该方案的可行性，并试图找出其中的漏洞，但是他没能找到任何不足之处。他知道，计划是大胆的，然而各个步骤的时间却需要万分的精确。如果计划成功，那将会产生非常壮观的奇绩，这种奇迹将同伟大的熙德的业绩相媲美。然而，假如计划失败了呢……

好了，忧心忡忡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海梅·米罗这样想着。

海梅·米罗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巴斯克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他又是西班牙政府的眼中钉。米罗身高六英尺，一张坚定的脸上洋溢着智慧的结晶，一双深邃的眼里闪烁着锐利的光芒。见过他的人，说他比他本人还要高一些、黑一些，还要更厉害一些。总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深知自己既是一身陷困境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随时甘愿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浪漫主义者。

潘普洛那整个城镇几乎已经到了发疯的地步。那是赛牛的最后一天了。一年一度的圣费尔明节在每年的七月七

日至十四日举行庆典。三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熙熙攘攘地涌入了潘普洛那城。他们当中，有的为了观看赛牛时的惊险场面，而有的却加入当地人的行列，跑在发疯的公牛前面，想以此证明他们男子汉的气概。在这期间，所有旅馆和饭店的房间都早就被挤满了，那些来自纳瓦拉省的穷学生们，只好在住宅门前、银行门廊上或汽车里，以及公共广场上露宿。有的则干脆就在大街或人行道上支起床铺，将就着过夜。

游客们挤在咖啡馆和饭店里，隔着门窗观看大街上那由五彩缤纷的庞然大物组成的游行队伍，并欣赏着为游行队伍吹奏的运动员进行曲。游行队伍的成员们个个身披紫罗兰色的斗篷，头巾上镶嵌着红绿黄三色不同的羽冠。当这支队伍从大街上穿过时，就宛如天上无数条彩虹组成的彩河，是多么绚丽多彩，光彩照人。而沿途燃放的鞭炮声，使得这次游行更加热闹非凡，史无前例。

前来潘普洛那参观的游客们主要是为了观看晚上的斗牛场面。然而，最吸引人的要算是上午公牛赛跑的场面了。赛跑结束后，这些公牛将在晚上接着进行斗牛比赛。

在公牛赛跑的先一天晚上，大约午夜前十分钟，这些公牛才被从饲养它们的城郊牛棚里赶了出来。在去潘普洛那的途中，它们必须先穿过一座桥梁，然后到达市内圣多明各大街的尽头。后半夜，它们就是在那儿过的。天亮之后，人们给这些公牛去掉了缰绳和羁绊，让它们沿着狭窄的圣多明各的街道自由奔驰。街道两侧和十字路口，早在几天前就用木栅栏围起来了。这些脱缰的公牛跑到街道尽头后，便径直奔进了海明威广场上的牛圈里。在那里，它们静静地等着下午的斗牛比赛。

从午夜开始，游客们也都早早地起床了。他们或纵声歌

唱，或开怀大饮。更有的利用这宝贵的时机调情作爱，一直闹到上午六点钟。他们确实太兴奋了，因为那憾人心弦的一幕不久就要开始了。那些准备加入公牛赛跑行列的男人们，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圣费明式围巾，个个跃跃欲试，欲与公牛比个高低。

早上差一刻六点的时候，每条街上的乐队都开始沿街行进，奏起了纳瓦拉那激动人心的乐曲。等七点一到，只见一颗信号弹升上天空——牛圈的门已经打开了。这时候，人群便开始骚动起来，人们都急切地等待着那振奋人心的时刻的到来。不一会儿，又一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它在向全城人民宣布：公牛赛跑已经开始了。

此后的情景便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人们看到公牛赛跑的阵容之前，首先听到的便是从远处传来的哞哞的牛叫声。这声音起初很弱，就象微风作浪，从远处轻轻飘进耳鼓。然而没过多久，这声音便越来越远、越来越响。公牛飞速奔跑时那千斤重的牛蹄撞击着水泥地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最后，十二头公牛突然出现在游客面前，随后便飞快地从自己眼前闪过。这些公牛每头体重一千五百磅，它们一起穿过圣多明各大街时，简直就象一列高速疾驶的特快列车，从眼前呼啸而过。在每个十字路口设置的木栅栏里，都站着一些紧张不安的年轻人。他们面对那群发疯的野兽，想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勇敢气概。

从圣多明各大街的顶头开始，这些公牛沿途分别要经过莱斯策菲塔大街和德哈维尔大街，然后经过一家服装店和一个水果店，最后朝海明威广场奔去。街道两侧欣喜若狂的游客当中，不时地传来喝彩的怪叫声。然而，牛群快要靠近的时候，那些想与公牛赛跑的青年当中总会有人尖叫起来，因为

他们真怕那尖利的牛角和笨重的铁蹄碰上自己。这样一来，别人也都害怕了，他们纷纷向后退去。而每到此时，街道两侧的观众当中，便会有人高喊他们是胆小鬼，是懦夫。混乱之中，便会有人被挤倒在公牛赛跑的跑道上，然而很快会有人把他们拖到安全的地方。

在今天的围观者当中，有个小男孩和他的爷爷正站在木栅栏之后，激动不安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快看！”那位老人大声喊道：“精彩极了。”

那个小孩吓得浑身发抖。“爷爷，我害怕。”

老人用胳膊抱住小孩，哄他说：“这场面确实很可怕，但的确很精彩，不是吗？我以前也参加过公牛赛跑，可我从来没有象他们这样，牛还没到就吓怕了。如果谁敢于用死来考验自己，那他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通常，牛群沿着圣多明各大街跑完九百码的路程后，进入预定区域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而当牛群安全进入预定区域的牛圈里时，第三颗信号弹就将随之升入空中，这是向全体观众宣布，牛群赛跑已经正式结束。但是今天，两分钟早已过去，人们还没有看到第三颗信号弹，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件潘普洛那城公牛赛跑四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意外大事。

原来，正当牛群沿着狭窄的街道狂奔之际，五、六个身穿各样集市服装的男子，突然拆除了街道两侧的木栅栏。那些早已跑得发了疯的公牛一齐冲到缺口，仿佛是看到了自由，于是便冲出了那羁绊它们的狭窄街道，涌上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市中心。刚才，人们还在高高兴兴地庆祝一年一度的传统节目，然而一瞬间，佳节变成了恶梦，灾难降临了。牛群冲进了围观的人群，肆无忌惮地横冲乱撞。那个可爱的小男孩还有他爷爷首遭其害，连叫一声都没来得及就被撞倒在地，接

着又被后面的牛群踏成了肉酱。

冲在最前面的那头牛，牛角突然扎进一辆儿童车里，儿童车里的小孩隔着车皮被活活地戳死了，小孩的母亲也被撞倒在地，踩得血肉模糊。不一会儿，死神便降临在许多围观者的头上，他们乱作一团，无路可逃，纷纷被践踏而死。死者当中，既有母亲，也有婴儿；既有老人，也有年轻的小伙子。发疯的牛群凭借它们头上那双尖利的牛角和腿上那两个重重的铁蹄，到处横冲直闯，肆无忌惮。它们所到之处，无论是步行之人，还是没有生命的食品摊和石膏塑象，只要碰到这双牛角上，便会被撞得粉碎，葬身铁蹄。人们惊慌失措，纷纷尖叫着夺路而逃。如果谁撞在这群庞然大物的前面，那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突然，一辆鲜红色的卡车出现在牛群的正前方。看到如此醒目的目标，牛群更加热血沸腾，它们立即调过头来，傻乎乎地追了上去。卡车朝埃什特拉大街驶去，后面的牛群也紧追不舍，而卡车的最终目标却是潘普洛那监狱。

潘普洛那监狱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两层楼房。它是用石头砌成的，窗户上边都用粗粗的铁条栏着。监狱四个角上都有塔楼，它的大门上飘荡着一面红黄相间的西班牙国旗。走过那座石门，里面便是一块面积不大的庭院。监狱的大楼，全是单人牢房，那里在押的全都是被判处死刑的囚犯。

此时，在监狱二楼的走廊上，一位身穿警服、身材矮胖的看守正领着一位身穿浅黑色教服的神父向前面的一个牢房走去。这位看守的手里，握着一支手提式冲锋枪。

神父看了一眼卫兵手里的冲锋枪，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亮光，可是那卫兵似乎注意到了神父的这一表情，于是他说

道：“神父先生，在这儿，谁也不应该太警觉。你知道，这里在押的全是要犯，他们都是社会上的渣滓。”

正说着，他们来到了安检门前，门里安有一个金属探测器，这玩意儿似乎经常在机场使用。

“对不起，神父，请接受检查吧，因为这是规定。”

“当然了，我的孩子。”

神父一跨进安检门，就听到一声尖叫，电子监测器的警笛响了。一听到响声，卫兵便本能地握紧了手里的冲锋枪。

“啊，是我的过失，我忘了还有这玩意儿呢。”说完，神父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带有项链的金属十字架，然后交给了卫兵。这次，他再过安检门时，那个金属探测器则不再响了。过了安检门，卫兵又把十字架还给了神父。神父把它重新戴好，然后，他们继续朝前走去。

走廊上，一股无名臭气迎面扑来，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那位卫兵的话似乎还很有一番道理。“神父，你知道吗？你简直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些犯人都象野兽一样，没有什么灵魂可以拯救的。”

“但是，我的孩子，即使有一线希望，我们都应尽量去试试。”

卫兵不解地摇摇头说：“我实话告诉你吧，神父，地狱的大门时刻为他们俩敞开着。”

“两个吗？”神父惊奇地望着卫兵，“可有人告诉我有三个需要进行忏悔。”

卫兵耸耸肩，幽默地答道：“萨莫拉因心脏病突发，今天上午就死在牢房里了。神父，这下可省你的事了吧？”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两间牢房前。

“到了，神父。”卫兵说着。

卫兵打开牢房门，然后警觉地站在一边儿，等神父进去后，他又立刻把门锁上，并握紧了手里的枪，站在外面进行监视，以防出现任何意外的麻烦。

牢房里面，一名犯人正倒在一张又破又脏的床上。神父走近他，问道：“我的孩子，告诉我你的名子好吗？”

“里卡多·米拉多。”

神父低下头，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眼前的这位犯人。天哪，怎么竟辨别不出他的长象呢，由于受尽了毒打，犯人的脸颊肿胀，脸上的伤口清晰可见，双眼几乎已睁不开了。他蓬头垢面，用那双厚肿的嘴唇喃喃地说道：“神父，我很高兴你真的来了。”

神父答道：“我的孩子，拯救你的灵魂是教堂的天职。”

“他们今天上午就要把我绞死吗？”那犯人急切地问道。

神父轻轻拍了拍犯人的肩膀，对他说：“你已经被判处绞刑了。”

听到神父的宣判，米拉多怒目圆睁，声嘶力竭地喊道：“不！”

“很抱歉，判决是首相亲自下达的。”神父向犯人解释说。

说完，神父把手放在犯人的头上，开始为他进行祈祷。
“上帝啊，请饶恕他的罪恶吧……”

米拉多开始向神父忏悔：“神父，我曾经在自己的心里和言行中犯下了罪孽，现在我用我的整个身心向上帝忏悔。”

……

站在门外的那个卫兵，静静地听着犯人的忏悔，心里觉得神父好笑：“多傻呀，真是徒劳，上帝对他的忏悔不会动心的。”

听完了米拉多的忏悔，神父对他说：“再见了，我的孩子，愿上帝平心静气地接纳你的灵魂。”

卫兵打开牢门上的铁锁后，便很快又退回原处，手里的枪一直对着牢里的犯人。神父走出牢门，卫兵随之又迅速将门锁上。然后，他又打开隔壁的另一间牢门，对神父说：“神父，这可是你最后的希望了。”

神父走进了牢房。看得出来，这里面的犯人也是经过了严刑拷打的。神父看了犯人好半天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孩子。”

“费利克斯·卡皮奥。”

这个犯人和刚才那个似乎不大相同。他体格看起来还很结实，长着满脸络腮胡子，但他脸颊上那条新添的青色伤疤却清晰可见。

“神父，我对死并不惧怕。”犯人接着说着。

“这就好，我的孩子，因为最终我们谁也难免一死。”

神父静心听着卡皮奥的忏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骚乱的声音。这声音起初很弱，但不久便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最后便在监狱的楼道里回荡起来。这就是刚才牛群狂奔和人们尖叫着四散逃命的喧嚣声。卫兵感到有些惊奇，赶紧侧耳细听。这声音越听越近。

“神父，你最好快点。外面似乎出了什么事情。”卫兵催促道。

“完了。”

卫兵打开锁，等神父走出牢门后又马上锁上了。突然，只听轰隆一声，从监狱前院传来一阵巨响。卫兵赶紧走到窗口，隔着窗户上的铁栏杆向外窥探。

“见鬼，到底是什么声音？”卫兵骂道。

神父答道：“听起来似乎是有人想拜会我们。噢，我可以借你那玩意儿使使吗？”

“借什么？”

“你手里的武器。”

神父边说边凑近了那个卫兵。突然，他猛地用手握住脖子上吊着的大型十字架的顶端，“唰”地一声从里面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剑。只见白光一闪，短剑刺进了卫兵的胸膛。

“我的孩子，这下你可该明白了。”神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从奄奄一息的卫兵手里拿过那支冲锋枪，然后笑着说：“上帝和我都认为你没必要再留着这玩意儿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克民族英雄——海梅·米罗。

慢慢地，卫兵倒在了地下。他死了。海梅·米罗从卫兵手里取过钥匙，然后迅速地打开了那两个牢门。这时，街上传来的骚乱声越来越响、更加近了。

“赶快转移。”米罗果断地下了命令。

米拉多接过那支冲锋枪，激动地对米罗说：“你装得可真象啊！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神父呢。真的，我都差一点给你劝服了呢。”说完，他咧开嘴想开怀大笑，可他那肿起的嘴唇却无能为力了。

“他们真地给你们用了酷刑，不是吗？不过，请别担心，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终究会受到惩罚的。”

米罗说完，用自己的双臂，一边架一个，沿着楼道向出口走去。

“萨莫拉出什么事了？”米罗边走边问。

“他被看守活活地给打死了。我们当时都听到了他凄惨的叫声，然而，他们把他抬到病房后，说他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死的。”